

黄仁柯 著

鲁艺 红色艺术家们

他们是从延安走来的艺术家，

他们是从『鲁艺』走来的红色艺术家，

他们是一群离我们远去的

最后的红色艺术家……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黄仁柯 著

他们是从延安走来的艺术家

他们是从“鲁艺”走来的红色艺术家

他们是一群离我们远去的
最后的红色艺术家……

鲁艺人

——
红色艺术家们

责任编辑 王彩琴
封面设计 王尔强
版式设计 王彩琴
责任校对 王巧艳 王京京
责任印制 尉红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艺人——红色艺术家们/黄仁柯著. —北京: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5035-2397-2

I. 鲁… II. 黄… III. 艺术家-列传-中国-现代
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8589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

电话: (010)62805800(办公室) (010)62805824(发行部)

邮编: 100091 网址: www.dxcbs.net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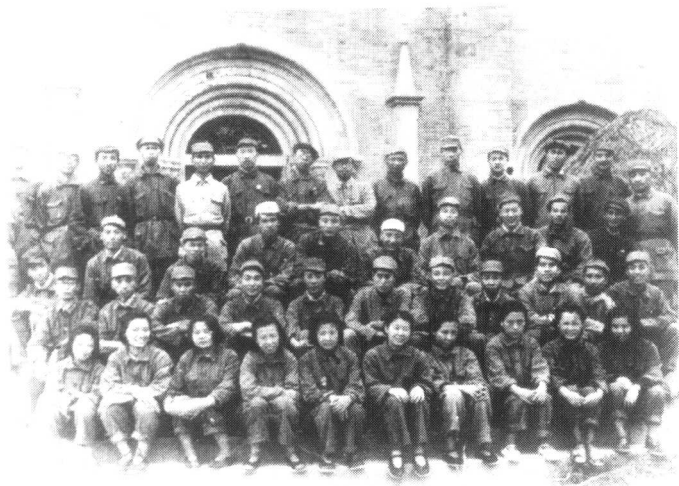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装订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A5 印张: 12.375

字数: 341 千字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27.50 元



鲁艺师生在延安窑洞前合影。前排右三为王昆、右四为孙铮。

延安鲁艺美术系的战友们。



1934年,莫朴随
“上海国难宣传
团”在内蒙宣传
抗日时风餐露
宿。



1956年,孙铮与
王昆在上海。

艾青。



莫朴(左)与贺绿汀。



丁玲、陈明（左二）1981年访问美国，与美国朋友聂华苓（左一）、安格尔在一起。

江丰。



王流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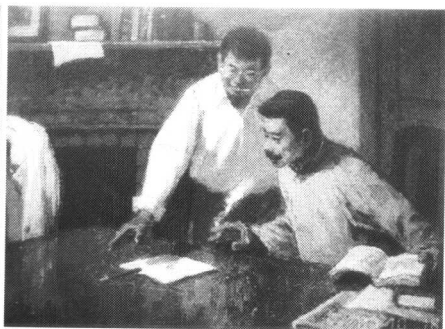
贺敬之、柯
岩夫妇。



莫朴(背景为油画《入党宣誓》)。



莫朴油画《南昌起义》。



莫朴油画《鲁迅与陈庚》。

魯藝情話

周魏時題



——他们是从延安走来的艺术家，他们是从“鲁艺”走来的红色艺术家，他们是一群离我们远去的最后的红色艺术家……

——艾青、丁玲、贺绿汀、胡风、江丰、冯雪峰、莫朴、彦涵、李又然、周巍峙、贺敬之、王流秋、王昆、于蓝、孙铮……这些名字曾经在共和国的文坛、艺坛上流光溢彩，令人敬羨；这些名字也曾蒙垢受辱，被人遗忘；当共和国艺术春风又吹起时，这些名字重显光彩，使人敬仰，发人深思……

——大起大落惨淡人生，九死不悔高尚情操。沧桑一世纪，风流尽收眼底；慷慨一代人，写尽红色激情……

1972年12月，已经被
人从浙江美术学院院长
“宝座”上拉下好几年了的
油画家莫朴，通过七转八
转的关系得悉，诗人艾青
和夫人高瑛到了杭州，住
在一个叫“雅园”的小招
待所。



艾青与王震将军。

“雅园”就在西子湖
畔。此时的艾青已经没有

了“人民诗人”的桂冠，自然也就没有了扈从如云的场面。因此，
当莫朴那条蓄得浓黑的八字胡出现在房门面前时，艾青止不住一下
从藤椅上跳了起来：“老莫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就不能来？我弄不明白的倒是阁下来了以后怎么也不
打个招呼？是不是怕我打扰了阁下的雅兴啊？”

莫朴哈哈大笑。他与艾青是延安“鲁艺”时结识的老朋友。当时莫朴是美术系的教授，艾青是文学系的教授，一块儿在桥儿沟的山崖崖里吞小米饭，讲话历来不分彼此。

艾青慌忙辩解，说本来安排着要去找你的，没料到想着曹操，曹操就来了。

莫朴也不点破。他知道艾青是个极怕麻烦别人的人。但是十几年天各一方，好不容易碰到一块，哪有不好好喝上几杯的道理呢？

“走吧，到金浪家里去喝几杯，金浪会烧菜！”

“金浪？”

“对，金浪。”莫朴肯定着说。

到金浪家去聚一聚是莫朴想了好久才定下来的方案。与艾青聚会，去饭馆显然不妥。他与艾青正逢落泊时期，万一叫人撞见了，弄得不好就是一个政治事件。回家也不行。打成右派以后，他的住房被调到一间只有11平方米的小屋，把艾青夫妇请回家，不要说吃饭喝酒，能不能坐得下来，也要打一个大问号。

唯有金浪家比较合适。金浪是美术学院的副教授，延安“鲁艺”美术系的老朋友，与莫朴一样，也被打入了另册。不同的是他老婆孩子一直同他住在一起，人口稠密，学校虽然也按规定调整了他的住房，但调整后的住房面积也比莫朴的宽敞许多。而且，金浪夫人赵茂椿在学校当会计，脚踏实地，不怕惹鬼。前不久叶浅予到杭州看莫朴，莫朴也把欢迎的酒会摆到了金浪家。

“走吧！”莫朴不由分说就拎起了艾青的军用挎包。

“行啊，到了杭州当然听你安排！”

艾青说，悄悄地看了高瑛一眼。

没用多少时间，金浪、赵茂椿就把十几个大盆小碗摆满了一桌。当然都是些绿色食品。但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，绿色蔬菜中那盆红彤彤的河虾足以使艾青、高瑛，使莫朴、孙铮啧啧着赞叹不已了。

四角钱一斤的绍兴加饭酒，金浪买了一大缸。他知道艾青、莫朴喝酒都有良好的记录。

没什么客套，一大洋瓷缸黄酒就消去了一大半，而等莫朴的脸颊开始微红的时候，艾青打开了话匣：“怎么样，老莫，苦日子还好捱吧？”他说。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他用不着弯弯绕。

“不好捱也得捱呀！”莫朴看了艾青一眼，酒精的作用使他产生了在朋友面前狼哭一场的强烈愿望。不过他到底没让眼泪掉下来。他只是呷了一口酒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我原来一直以为把我同江丰打成反党集团是文化部几个人的事。前几年看到一张传单，我才知道我真是幼稚得可笑。什么文化部，我这个案子是钦定！”

莫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保存得很好的传单。艾青只看了一眼，刚才还松弛的身躯就不由自主地挺了起来。

毛主席说：莫朴是个宗派主义者

1957年4月，在华东局杭州会议上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。毛主席说：

要从六亿人口出发，我们的野心要大一点。知识分子有500万，要争取他们。莫朴是个宗派主义者，要交审，要审查党籍。为什么不要国画？他们是搞丑术，不是搞美术。国民党也有国画，他是什么党？大概是第三党吧！江丰、莫朴不搞辩证法，为什么不要国画，只搞单干户？

.....

艾青的手止不住簌簌地抖了起来。按照过往的习惯，这是他心情激动准备讲话的表示，在手抖了一阵之后，他必定会发表一番激动而精彩的言论。但是这次他却把话咽了回去。他把传单递给莫朴，劝解着说：“传单这种东西，又不是中央文件，当不得真的，谁知道毛主席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别往心里放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莫朴也呷了一口酒，带扬州味的普通话依然洪亮有力。“不过我总有点想不通。1950年我同江丰到杭州接管国立艺专筹组美术学院，临行徐悲鸿同我说，周总理找他谈话，了解美术界的情况，徐悲鸿讲到了在美术教学中加强素描教育的问题。

徐悲鸿认为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，西洋画是这样，中国画也应该是这样。周总理同意他的观点，说：一切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停滞了，就没有生命了。国画吸收西画的某些优点，就会使自己的表现能力更加丰富多彩。周总理还说：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。叫国画，对其他画种来说就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味道。我和江丰到浙江美术学院后，把国画系和油画系合并成一个彩墨绘画系，就是根据周总理的这个指示。我们只不过想在国画教学中增加一些素描课程，怎么就硬说我们砍国画、不要国画呢？这不是莫名其妙么？”

莫朴又抬头瞥了艾青一眼。这一瞥使一直坐在他身旁的孙铮很不生受。她知道莫朴希望艾青能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艾青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“你看你看，说起来就没完没了。”还没等艾青显出尴尬，孙铮就恰到好处地把话揽了过去。她看了看艾青，故意把语调讲得若无其事，“艾大哥，还没听你介绍介绍情况呢！听王昆说，你在北大荒，在新疆，过得都还不错，在新疆还享受着师级干部待遇，有个王震在呵护着你。是不是这样啊？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可亏了这个王震呀！”

艾青会意地回望了孙铮一眼。既然孙铮说起了王震，他就索性把王震说一说。他不希望朋友间难得的一次聚会悲悲戚戚。

应该说，在打入另册的成百上千个“鲁艺”人中，艾青属于比较“幸运”的那一类，这种“幸运”，当然是因为那个威震南北的王震将军。

王震与艾青相识该是在延安“鲁艺”时期了。当时王震的359旅作为护卫党中央的警卫部队正在南泥湾屯垦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后，延安文化人纷纷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体验生活。以劳动自给出了名的359旅自然就成了文化人向往的圣土。

王震并没有太高的学历，可他却是一个极重文才的人，很有一股湖南人礼贤下士的古风。举凡文化人到南泥湾，他总要抽出时间

与大家见面，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。当时的陕北生活条件极苦，可他总要极尽所能地请客人吃一顿细粮，炒几个鸡蛋，沽一袭土制的烧酒。

陕北文化人柳青、雷加、庄启东、师田手、艾青、马可……都曾与王震有过这样的交往，当然，王震与艾青的交往也许更加密切一点。艾青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经请他吃饭，还经常写信给艾青谈诗论文。做为湖南老乡，王震知道艾青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。

反右运动结束后，北京文化人中的右派都被统一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。王震那时正担任着国家农垦部部长的职务，闻知这个消息后，立即跑进中南海找到了周恩来，他说总理呀，把艾青交给我吧，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起是改造不好的！周恩来想想也对，挥了挥手说：你是农垦部长么，你的意见我当然要尊重。艾青就交给你吧，你可得给我管好了！

第二天王震就把艾青带到了北大荒。那会儿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正在忙着转业，进驻北大荒屯垦戍边，王震的农垦部就设在屯垦第一线。东北局给了王震一幢房子，王震没住，艾青一到东北，王震就把整幢房子交给了他。

艾青很过意不去：司令员——王震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，后来虽然当了部长，延安时的老部下老朋友仍然喜欢叫他司令员——叫我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你自己却去睡帐篷，这不是鸠占鹊巢吗？

王震哈哈大笑，王震说艾青，你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打仗打惯了，住那么好的房子，浑身不自在，腰疼！你帮我去住那幢房子，实在是代我受过呢！

艾青无言以对，他只有面对开怀畅笑的将军默默地颌首。

几天以后，艾青正在读书，王震又叫着他的名字走了进来：艾青，跟我去开大会，见见我们的指战员！

艾青心里又打起了鼓，自己是个戴着“帽子”的待罪之身，参加这样的大会合适吗？他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。王震很不以为然：参加一个会又有什么不合适？不由分说就把艾青拖到了会场，

而且把他安排上主席台，对着上万名官兵说：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我的老朋友，你们的新朋友，诗人艾青！他来干什么？他是来写你们的！他肚子里有墨水，他是来写你们的！我们热烈欢迎他！

艾青热泪盈眶。反右运动开展以来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真情。第二天一早他找到了王震，要求把自己仅剩的几千元稿费捐献给农垦战士买机器。王震看了他一眼就把钱收了过去：好，我也不说客套话。我叫他们用这笔钱去买拖拉机，这台拖拉机就叫《诗人》号！

从此，黑土地的树叶草茎上沾满了《诗人》的足迹。

从此，黑土地的空谷幽林中响彻了《诗人》的歌声。

又有一回，王震打电话给艾青，说马上要去看丁玲，问他想不想一块去？艾青想了想说还是不去吧？王震也就不相强，同丁玲一块住着文化部的好多“老右”，艾青一定不想再次忍受那种尴尬的目光。但是看望丁玲回来之后，王震还是大叫大嚷着走进了艾青的寓所。王震说：我给丁玲那个村子改了个名字。叫做向左村！

王震说罢又一阵大笑，笑得艾青心里一团火热。

那天晚上，艾青彻夜难眠。当启明星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，他伏案疾书，写出了他在北大荒的那首有名的诗篇《烧荒》：

小小的一根火柴，
划开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

好大的火啊，
荒原成了火海！

火花飞舞着、旋转着，
火柱直冲到九霄云外！

火焰像一条金色的鹿，
奔跑得比风还快！